

石斛花开

舒晋瑜



在云雾缭绕的霍山石斛博物馆，初识石斛。一簇簇，一丛丛，稍扁的圆柱茎像是袖珍的竹节，墨绿或嫩绿的叶子舒展着，似乎能看到它的气生根牢牢依附于岩石缝隙，贪婪地吸取水汽和养分。

时令秋分，按说已过石斛花期，但在这适宜的环境，还有些石斛奋力张着淡黄色的花瓣，香气若隐若现，让人赏心悦目。据说，霍山石斛有个不同寻常的习性，当气温达到30℃以上时，它们会暂时停止生长进入夏眠，待气温下降，才会苏醒过来。

清代诗人邓显鹤特赋诗咏斛：“故曳黄绳学道哉，数茎风外婉清扬。非关水土天然活，略润烟霞别自芳。高髻步摇金雀艳，深宫龇齿玉鱼羞。何人为寄华阳洞，早辨山中服食方。”

霍山石斛资源在南宋时期一度衰竭，经过元代的短暂休养，明朝初期又出现采用的高潮，随后再次出现资源濒危，周而复始直至近代。每一次缺失后的休养生息都超过百年，且每次恢复后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

在博物馆收藏的关于石斛前世的丰富馆藏中，我记住了一个人名：“大别山药王”何云峙。

石斛遇见何云峙，是它的幸运；何云峙识得石斛，是霍山的幸运。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位药农无意间将挖来的草药送到当地的中药专家何云峙这里。何云峙看了大吃一惊，他识得一千多种草药，可还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霍山石斛，霍山已经有100多年没出现过这个了。何云峙用手机把这个线索报告给县里。几天后，县里派医药专家亲自辨别，果真是石斛。

何云峙想，既然药农能找到石斛，必然不止一株。可是，野生石斛大多生长在悬崖峭壁崖石缝隙间、山地林中树干和山谷岩石上，或与苔藓、石韦等植物附生在一起，不但生长条件苛刻，生长速度也极为缓慢，产量极低。他孤身一人攀爬了几十座大山，终于发现了5株石斛幼苗。

石斛的生存条件这样苛刻，这5株幼苗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是如何成为今天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心里装满了问号。

我们来到了太平畈乡，这里的石斛养殖基地规模达1.3万多亩，年产值达10亿元。

茂密的松林下，种植石斛的梯田重重叠叠，排列得像棋盘一样齐整，清爽的秋风轻波一般飘过来，树木发出沙沙声。一簇簇霍山石斛被细心地呵护着，茁壮的茎干晶莹剔透，饱含浆汁，墨绿色的叶片昭示着盎然的生机。

我想象当年何云峙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那些石斛的幼苗；想象他在自家田里、在山场搭棚、铺石子，为提高和确保石斛幼苗的成活率，亲自挑山泉水浇灌，将牛奶粉发酵后一点点喷洒在幼苗上；想象当年他独自一人背着干粮行走在云雾缭绕的山林间；想象他如何自制软梯攀爬陡峭的崖壁……当他欣喜地寻找出已经结出硕果的几株成年石斛，沿软梯下崖的时候发现父亲在种石斛的沟里，一待

候，软梯突然断了，他从崖壁上跌落下来……

眼前的石斛模糊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一个人的石斛到上万人从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像卷轴一般迅速展开。那位把全部生命投入到石斛的老人，爱着石斛，爱着霍山，更爱着生活在这里的乡亲，是他倾尽全力改变了石斛的命运，也改变了霍山人的命运。

目前已是霍山县石斛产业协会会长、非遗传承人的何祥林是何云峙的儿子。2015年，82岁的何云峙去世后，何祥林接续了父亲未竟的愿望。这位憨厚朴实的掌门人始终牢记着父亲的话：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事情，尽自己的能力多做一些事情。

父亲的一生是和石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何祥林的印象中，父亲经常不回家，常常一个人背着药筐上山找石斛，观察野外的石斛是怎么生长的，那时，父亲就有了野生石斛改家种的念想。

由于条件差，资料少，石斛的所有习性特点都是父亲日夜观察总结出来的。他有个笔记本，上面清楚地记录着石斛生长的特点、环境和气候变化对石斛的影响。比如父亲说，“石斛是风灌大的”，这是他通过对比发现西北方向的山上石斛长得更好；父亲说，“铁皮矮，米斛高，铜皮生在半山腰”，这是他发现不同品种有不同的习性；所以种石斛首先要空气流通，还要考虑湿度、温度、光照等因素。

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何云峙的行动及时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可是霍山县组织两次资源普查，跑遍了原产石斛的10个乡镇，只采到5.2斤。1982年，安徽省科委将霍山石斛家种工程列入科研项目，在长冲药材场建立了试验基地，由何云峙负责野生改家种试验。

何云峙知道，石斛虽开花多，但能结果的只占极少数，而石斛的种子在自然条件下是出苗的，发芽率不及5%，有性繁殖极其困难。在哪里种？何云峙根据古书上记载的石斛栽种方法做过很多试验，用泥土、石头、瓦片、树皮、树根……甚至用碗培育石斛苗，不断地研究摸索出分蘖、切割、分株、原株等方法，对野生石斛进行繁殖实验。

在何祥林记忆中，父亲和药农待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和家人多。小时候何祥林每次去农场里玩儿，都会发现父亲在种石斛的沟里，一待

就是一天。即便每年的大年三十也不例外，因为农场职工们都回家过年了，他得在山上守着石斛。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摸索，石斛终于家种移栽成功。1987年，家种石斛被正式列入全国“星火计划”项目。何云峙的基地正式被命名为安徽农大霍山石斛家种研究基地，他本人也因成绩突出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科技致富能手”称号。

何祥林说，父亲一生正直，做事本分，忠厚老实，无论对老人还是孩子都很随和。他还是能工巧匠，孩子玩的花灯、龙灯他都会扎，一些地方搞演出，还把父亲请去画背景画。父亲懂得多，喜欢搞发明，不怕失败，想做的事情一定想方设法做成，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

何祥林曾对父亲的坚持有些想不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家企业出50万元想买断石斛，许诺年薪4万元聘请父亲去管理。当时家里所有的积蓄投入到石斛基地的扩大生产上，何祥林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这笔不小的资金还是有诱惑力的，但父亲断然拒绝了。后来，陆续有不少商人提出要高价买断霍山石斛种源，父亲总是果断拒绝。一位投资商甚至开价1亿元想把何云峙家里的石斛搬走。

“父亲讲，石斛是霍山的，是我们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我没有这个权力。”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何祥林的心里。

在具体种植上，父亲的观念和何祥林也不一致，他坚持石斛必须原生态种植，人种天养才能保持最佳药性，极力反对大棚种植。何祥林却觉得，别的地方都在大力推广产业化种植，大棚种植是必要的措施。事实证明，何云峙是对的。现代化种植固然提高了产量，但是形状易变。开始种植时，每一家大棚由于种植方式不同，种出来的石斛有的形状不像石斛。种子没保护好，导致石斛变异。如果不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产量低不说，石斛的品质将大打折扣。

如何既保护原种，又改良品种，使它更符合中药材的要求，何祥林和父亲反复摸索，最后采取大棚育苗、后移植到野外的做法。

石斛加工品“枫斗”近些年炙手可热，可是枫斗加工工艺失传300多年，是何云峙在1986年恢复的工艺。按何祥林的想法：独家做不好吗？如果申请专利，带来的利

益是无可估量的。可是父亲坚持无偿献给社会，教成百上千的老百姓学会了缠枫斗的技艺。何祥林后来明白了，还是父亲的眼光长远：大家都做起来，对产业有利。现在霍山县生产经营石斛企业200多家，霍山县靠枫斗收入就达几十亿元。太平畈乡在地理位置上最偏远，但当地因为种植石斛开法拉利的都有。看到乡亲们富了，何祥林心里很自豪：父亲的付出是值得的。

三

石斛被称为“软黄金”，可是何云峙却一直有个观点：种石斛是不赚钱的。你如果心里想的是钱，就不要干这一行。

如今，何祥林也这么说。很多人跟他学习种石斛，何祥林说：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种石斛是不赚钱的。

这似乎是个悖论，但事实的确如此。当年石斛刚开始种植时，父亲把所有的财产都投入石斛基地的研究。这几年有了一些积蓄，何祥林也基本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和研究，不断地投入对石斛的深加工。如果想发财，他们就守着金山银山；如果利用父亲和自己的影响力，保守估计每年也能有上亿元的产业收入，但是父亲从未相信过“如果”。何祥林考虑更多的是下一步的发展，种植石斛最终目的是治病救人。如果过分种植、销售，步子迈得太大，不注重优良品种，将本末倒置。

当然他也有困惑。多年来埋头苦干，霍山石斛的品质是上去了，却很少在营销宣传上动心思，他宁愿把资金投入研究中。但在新媒体时代，如果完全没有声音也很容易被埋没。古今各种药典里都在讲霍山石斛最好，霍山石斛好在什么地方，药理功效上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些机理需要专家进一步阐述。

前些年，何祥林的儿子何家轩大学毕业后去日本学习生物技术专业，学成回国，目前已成为石斛炮制技艺的传承人。年轻人思想开放，对于网络营销营销颇有钻研，何祥林希望儿子能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在保护好原种的同时，做好新品种研发，为石斛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汉代《范子计然》中提到：“石斛，出六安。”首次明确其产地。唐朝的《道藏》排列了“九大仙草”，霍山石斛位列之首。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编撰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说：“长生丹用甜石斛，即霍山石斛也。”石斛虽小，满藏精华，被载入《中国药典》，含有十几种微量元素，具有非同一般的营养价值，对多种疑难病症都有疗效。

石斛全身是宝，枫斗和石斛花可饮可食，但需要慢慢熬制，螺旋状的石斛枫斗才会慢慢伸开。在霍山石斛博物馆、在太平畈，我有幸品尝正宗的石斛茶和饮料。石斛在透明的玻璃壶中上下翻转着，舒展着，让人联想到何云峙子孙三代的坚守。在喧嚣的尘世，他们淡泊名利，执著的追求，不正像这石斛的品质和精华慢慢浸出，并得以永久地流传……



冬枣的故乡

盛夏

小时候，老家屋前种着一棵枣树。一到5月，枣花香气氤氲，招来无数的蜜蜂。蜜蜂走了，枣花谢了，一个个蒂把儿慢慢地鼓胀，到秋季，变成一个一个椭圆。我们爬上去，你争我抢，将尚未熟透的枣子塞进嘴里。而后，等待下一季枣花的盛开，枣子的成熟。

枣树，伴随我们整个童年，让乡村的日子有了别样趣味。

等我来到沾化，竟有成千上万亩的枣树，排山倒海一般，呼啦啦推到我眼前。平野地，山坡上，大棚里，到处都是枣树。蓝天白云退却了，野花野草退却了，枣树成了唯一。一个个小苹果似的枣子，沉沉地挂在枝丫上，发出浓郁的香气。

穿蓝衣裳的大婶嘴角弯弯，塞给我一把。枣的表皮是红黄绿杂糅，像一枚枚小地球仪。我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又一个一个。多汁的甜爽沁入骨髓。

远处飘来说笑声，不少人在摘枣。有当地的，有外来的。10月，是冬枣成熟的季节，人们拎着大包小包，摘下一枚枚欢喜。有小孩轻逗逗，在树上攀来爬去，女友呵斥他，枣的主人却笑：“摘吧，摘吧！”

孩子们跑跑闹闹，手里嘴里满都是枣。他们落入了快乐的海洋。

不觉中，枣已被我吃完，热情的大嫂又笑着塞过来一大把。仿佛我这么贪吃，倒成全了她的快乐。她说自家承包了20亩枣田，管够！她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门牙。

沾化冬枣不同于新疆的枣，新疆枣经阳光长时间照射，脸面红赭，个个如大汉；也不同于沧州的金丝小枣，似小家碧玉，暗地里透出一股清恬。沾化冬枣生在山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饮着黄河的水，吹着平原的风，醇绵醇厚又带有一股特有的爽脆。

我问大嫂今年冬枣的价钱。大嫂说：“俺们这儿的冬枣，比起其他的枣是贵一些，不过好女不愁嫁，这不，

刚成熟，订单就一个接一个来了。”一位方脸老人从一棵树后走过来，比划了一个圈说：“这么多枣树，全是下庄镇一棵‘冬枣嫡祖母’的后代！那树活了300多岁，还那么旺相，你要吃它的枣，可一千块一斤哟！”

我简直惊呆了。老人扬起下巴，神气地说：“嘿，就那样，还一定有吃上的福气哩！吃一颗它的枣，能交一辈子的运气！”他哈哈笑着，皱纹挤成一团。原来老人是大嫂的公公，特地赶过来帮忙采摘。

枣树枝干嶙峋，根如虬龙。累累的枣挂在枝丫上，树都压低了。目前，沾化枣树的种植规模据说达到了50万亩，年收益近50亿元。沾化，真的是沾了冬枣之光，得了天地造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冬

来楠溪江的路上，当地朋友向我大力举荐苍坡，于是几天后，我现身苍坡古村。

浙南楠溪江畔，藏着一个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景观的宋朝村落，这就是苍坡。笔架山、墨池、砚台、笔街、纸村，整个典雅村落就如同文房四宝，静居山水，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虽历经沧桑风雨却容颜未改。

苍坡村民皆为李姓，始祖李岑为避战乱从福建长溪迁至此，五代时期开始营建，至今逾千年。南宋淳熙五年，九世祖李西斋邀请国师重新设计规划，如今的格局基本保持南宋时的规划原状与建筑风貌。

村庄处处显示出浓郁的古意，在布局构思上，非常注重蕴含文化内涵。村中街巷呈八卦形制，以方形环状的鼓盘巷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方辐射出八条路，经村寨的八道门通向村外。整个村庄布局以“文房四宝”作为规划思路。如，长306米的直街称“笔街”，对应村西的笔架山。用来防火克火的东西两个水池称为“砚池”，旁边有一块形状酷似墨方的条石，墨石上面凿有51个半孔眼。史书记载，每一个孔眼代表一户人家。村四周铺展开的3000亩平畴就为“大自然宣纸”了。这一切，使人感悟到浓厚的书卷气，意在笔墨峰岭，耕读世家。激励后代读书人仕，光宗耀祖。李时日在村寨大门上题联：“四壁青山藏虎豹，双池碧水贮蛟龙”，以寓示此村为龙腾虎跃、名人辈出之地。

苍坡溪门全由木料构筑而成，做工极为考究，六层斗拱没用一颗钉子，屋顶为重檐悬山式结构，显得端庄古朴，形态优雅。站在门内向外眺望，荷塘片片，阡陌交织，绿野平畴。

人得溪门，首先得跨上三级条石砌筑的台阶，这叫“三试阶”，三试是指乡试、会试、殿试，此为古时读书人人仕为官的必由之路，只有当这三级考试全部过关之后，才算是跻身进士之列。所以紧接“三试阶”便是“进士坦”，走过“进士坦”，里面是七级石砌台阶。据苍坡宗谱记载，第十一世祖李仲忍因居官清廉、政绩昭著而被皇帝提拔，官位连升七级，为褒扬此事，乡亲特意在此修砌石阶七级。

苍坡溪门的牌坊顶部形象酷似虎头。溪门里有一座石拱桥，拱桥的桥面象征虎背，牌坊上悬挂的两盏灯笼象征虎眼，这就暗合藏龙卧虎之意。

苍坡按正方形围筑，寨墙有一人居之高。寨墙内建筑布局整齐严谨，民居层叠层次分明而错落有致，宛如画卷展开来写过字的一张白纸。仁济庙前，有3棵古柏，迄今有800多岁了。据说当年亲手种植古柏的是李氏第九世祖李西斋，他不仅倡导村民大力植树，美化家园，还立下禁令不准在树上

身藏文房四宝的村落

王晋军

检牛。由此使得古柏安宁，岁月常青。

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很多来自海内外的游人。我学着村里人样子，手里拎着折叠的纸灯笼，点上灯以后放到水中任其漂流。这是苍坡村每到正月里流行的一种风俗，他们把这纸灯笼叫“鱼灯”。正月里，家家户户都要扎许多放到水中，以寄托来年喜庆有余、丰收在望。在一处民居院落里，户主酿出自制米酒，这种以古老传统秘方酿出的米酒格外醇厚香郁，吸引来一大群“饕餮”的人，房东热情好客，招呼人们品尝他家的特色米酒。村中古旧的戏台上，响起永嘉昆剧独特的唱腔乐调，永嘉昆剧演唱不受传统联套宫调规律限制，呈现出极大灵活性和丰富性。在一处民居院落里，户主酿出自制米酒，这种以古老传统秘方酿出的米酒格外醇厚香郁，吸引来一大群“饕餮”的人，房东热情好客，招呼人们品尝他家的特色米酒。村中古旧的戏台上，响起永嘉昆剧独特的唱腔乐调，永嘉昆剧演唱不受传统联套宫调规律限制，呈现出极大灵活性和丰富性。

街道两边祖居民宅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无不蕴含着古朴幽雅的气息，显示出独特的文化韵味。对于久居喧嚣闹市的人们来说，随意推开古村一家门扉，或是漫步石铺小径，都会有一种古朴自然的气息袭来，使人沾染着浓浓的书香与古意。



粉榆开胜境

俞胜

杭州富阳是三国时期东吴开国皇帝孙权的故里，而富阳的龙门古镇是迄今孙权后裔在全国的最大聚居地。无论是东吴的兴起还是灭亡，孙权的后世子孙都在此繁衍生息，这种情况，历史上的确比较少见。

从富阳城区驱车，驶上江滨西大道，经过307省道，30分钟就来到位于富春江南岸的龙门古镇。青山作屏，蓝天下—幢幢独门独户、黛瓦白墙的徽派建筑，顿时把人带入一片古诗词的意境中。西边的山叫大头山，东南的山叫龙门山，富阳的山都生得水灵、妩媚，像江南俊俏的女子。剡溪与龙门溪交汇于镇北。“此处山清水秀，胜似吕梁龙门”，东汉严子陵畅游龙门山时赞叹不已，古镇也因此得名。家乡山水如画，一定是后世子孙轻易不肯移居别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在铺满鹅卵石的古街上走着，石头闪着琥珀一样的光，古巷两旁尽是苍痕斑斑的苍老墙垣。突然，下了一阵夏天的暴雨，无数根雨线在石街上跳跃，仿佛在争先恐后地向我诉说着千年的往事，发出嘈嘈杂杂的声音。

雨只有一阵，片刻后雨住云轻。被雨水沐浴后的古镇，楼台、桥梁、树木，灵秀的味道愈加浓了，成了一幅氤氲着独特江南气息的水墨画。

明清时期的建筑让小镇散发出特有的古朴与清幽，抬眼一看，已不知不觉走到位于古镇中心的孙氏宗祠。孙氏子孙在此繁衍生息千年，各房都有自己的厅堂，各支都有自己的祠堂，而孙氏宗祠是整个家族公共的祠堂。这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不仅是凝聚家族子孙的精神圣地，也写满了孙氏子孙为何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基因密码。“三国风云多少事，千秋仁善帝王家”，这一副悬挂在宗祠中的对联则道出了基因密码的内核，那就是“仁善”二字。行“仁善”则兴，像先

祖孙权“视民如赤子”；反之则败，像末代帝王孙皓“以民为草芥”。也许正是这一正一反两个例子，让孙氏子孙对“仁善”二字，有了更为刻骨铭心的理解。作为分支的诚德堂、思源堂、积善堂、世德堂、厚祉堂等堂号，也无不彰显着孙氏后世子孙以诚待人、积德行善的持家之道。

“祠宇庆重光，百世蒸尝荣祖德；粉榆开胜境，万千气象振家声”，“粉榆”是故乡的意思，这一副悬挂在宗祠中的对联，表明了子孙们还在追思祖先的荣光，祖上能出一代英才，自然是后世子孙引以为傲的。但追思祖先的荣光并不意味着后世子孙要像先祖孙权那样叱咤风云、开辟一方帝业，而是要振兴桑梓，继承和发扬祖先的“仁善”之风。

所以对联“千年遗泽孔颜学，一点浮云尧舜功”可以算是一联的补叙了。别先说先祖孙权称霸一方，就是建立尧舜那样伟大的功勋，也都如浮云一般转瞬即逝，唯有儒家学说流传千年，可以润泽至今。

宗祠内有戏台、孙氏宗族牌位，但最令人瞩目的还是这些私塾课桌。宗祠外，古镇内那口叫砚池的大池塘，和砚池旁那个奋笔疾书的小男孩的雕塑都指向了孙氏祖先希望子孙后世勤耕苦读的一片苦心。

据记载：龙门孙氏崇文重教，到了明清时，人才辈出，诞生了为郑和下西洋督造八十余艘巨舰的工部侍郎孙坤、爱民如子的长葛县令孙濡、“山西第一廉吏”孙銜等名宦贤达，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出自龙门孙氏一脉。龙门古镇现存尚书第、大夫第、司马第、高官第等宅不在少数，说明科举高中为官者众多。龙门孙氏着眼于子孙后世的教养，下重金办义学、置藏书、聘名师，划出义田作为教育经费，精心培育宗族子弟。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